

中国散文史



文库

01.102

中国散文史

陈柱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史 / 陈柱著.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10

(大家学术文库)

ISBN 978-7-5392-9700-2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
国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8624 号

中国散文史

ZHONGGUO SANWENSHI

陈柱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635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字数 227 千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700-2

定价: 30.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0604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7-4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家学术文库”编者按

中国学术，昉自伏羲画卦，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其后，王官失守，孔子删述六经，创为私学，是为诸子百家之始。《庄子》曰：“道术将为天下裂。”孔子歿后，儒分为八；墨子歿后，墨分为三。诸子周游天下，游说诸侯，皆以起衰救弊、发明学术为务，各国亦以奖励学术、招徕人才为务，遂有田齐稷下学宫之设。商鞅变法，诗书燔而法令明；始皇一统，儒士坑而黔首愚，当此之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先王之学，不绝如缕。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诛暴秦，解倒悬，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其后，汉惠废挟书之律，民间藏书重见天日。孝武之世，董子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策，定六经于一尊。其后，虽有今古之分、儒释之争、汉宋之异、道学心学之别、义理考据之殊，而六经独尊之势，未曾移也。

及鸦片战起，国门洞开，欧风美雨，遍于中夏，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此之时，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思有以自强；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思有以自效。于是有“变法守旧之争”“革命改良之争”“排满保皇之争”，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亦因之而起变化。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当此之时，立论有疑古、信古、释古之别，学派有“古史辩”与“学衡”之争，学说有“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字革命”“伦理革命”诸说，师法有“师俄”“师日”“师西”之分，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百家争鸣，复见于近代。

民国诸家，为阐明道术、解救时弊，著书立说、授课讲学，其学术思想，历久弥新，至今熠熠生辉，予人启迪。然近人著作，汗牛充栋，多如恒河之沙，使人难免望书兴叹，不知从何下手，穷其一生，亦难以卒读。因此之故，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分为 6 辑，依次出版，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得进学之阶。此次选辑出版，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难免有遗珠之憾；然能示人以门径，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密，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大家学术文库”之初衷。

此次出版，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提升丛书品质，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总体说来，约有如下诸端：

- 一、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
- 二、核查各书引文，改讹正误；
- 三、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
- 四、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别字、衍字、脱字；
- 五、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

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其余一仍其旧，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

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

编者

2017 年 6 月（农历丁酉郁蒸）

序

吾国文学就文体而论，可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以至乎四六专家，八股时代，凡为散文骈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响。此文学各体分立之后，不能不各互受其影响者也。

其次，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吾国之文学，又可分为七时代。一曰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二曰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春秋之世是也。三曰为学术而文学时代，战国是也。四曰反文化时代，嬴秦是也。五曰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两汉是也。六曰为文学而文学时代，汉魏以后是也。七曰以八股为文学时代，明清是也。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无奇，亦不能有奇而无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朴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自兹以往，士人遂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

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倡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合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

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然语言随口而出，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可以从容润色。言语不畏详繁，文字宜求简要。故文字与言语，不能离之太远；亦不能合之太近。离之太远则为古典，骈文是也；为艰深，辞赋如班扬，古文如苏绰樊宗师，是也。合之太近则为方言，为别字，如殷之盘庚，晚周之墨子，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均有违乎辞达之旨。得其中者惟春秋战国，自墨子而外，其文词语气大抵相类，虽间用一二方言，为数亦仅，度当时方言之异，决不如是之简也。诸子为文，当亦力去鄙倍，以求其近雅而易识矣。今夫方言之不一，省与省殊，县与县殊，乡与乡殊，而古之与今又殊，倘必令文字与言语为一，以方言入于文字，则异地异时，孰能识之哉？是直区吾国为千百国，且复使后代之人不能读前代之书，而使千百国者又胥为无文化之国而后已也。夫方言之不统一，方将力求所以统一之道。今于既统一之文字，独奈何必从而分裂之，隔绝之邪？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虽骈散奇偶，浅深难易，互相角胜，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通流。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北流陈柱柱尊自序。

一、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并书明某传，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

二、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三、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文文字。

四、所书诸人姓名别字，均随行文之便，并不画一，诚以吾国各籍称谓原不一致，强而一之，青年读他书，一遇异称，反多不能识也。

目 录

序 00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总论 002 第 一 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005 第 二 章

——自夏商至春秋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 021 第 三 章

——春秋时代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033 第 四 章

——战国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 068 第 五 章

——秦

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

——两汉三国

总论 076 第 一 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 081 第二章

——两汉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110 第三章

——汉魏之际

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晋及南北朝

总论 126 第一章

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唐宋

总论 148 第一章

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明清

总论 204 第一章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俚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嫩。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轻，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慎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劬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本相对。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本”。《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𩇑，杂肉也”。《说文》林部，“𣎵，分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𣎵，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

在所当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融《文学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巨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蜜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各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

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骈体文钞》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县，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骈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节 总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原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

陶谟》下半篇（孔氏分为《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禹贡》，本纪之本《尧典》，其尤显著者矣。以文学论，曾湘乡之杂抄，分记载告语著述词赋四类。窃以为记载告语二类，为用最广。《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昉。《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告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洛》二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而实本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序跋昉于《易》《十翼》《书序》《诗序》《射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祭文昉于《武成》《金縢》之祝词。鲁公之谏贲父，哀公之谏孔子，皆见于《檀弓》。而《周礼》大祝作六辞，六曰谏，则周初已有之矣。”观此可知后代文体，皆原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第二节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阬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訖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徵君《禹贡》五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

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槃槃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國”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筐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筐栗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